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鴻慶居士集卷十

詳校官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張琮

欽定四庫全書

鴻慶居士集卷十

宋 孫覲 撰

書

上皇帝書

臣聞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心聲感發出于自然  
萬口一音如符節千歲一辰如旦暮也今有人頓仆  
淪陷于坑阱溝瀆之中自非惡之欲其死雖塗之人皆

可援而出之然必叫號天地父母以延一旦斯須之命者天下之至情固非所望于塗之人而求之于其所必救也臣幼而讀書粗知忠孝之節服官二紀被遇三朝入典兩曹出分六郡而愚不自量疾惡太過自蔡京用事人人皆知遺社稷之憂而臣獨深惡其黨類者蓋以謂自古莽卓一夫之惡不能獨有所為必有不仁不義之徒而背違君親助成其惡然後一朝毒流天下而不可救故自政和以來五為京攸吳敏所逐鑄官褫職恬

不知懼淵聖皇帝深諒愚忠親降德音謂臣言蔡氏有  
力召自方州再司言責于是羣邪側目千岐萬轍思所  
以報復之方會陛下擢臣知臨安府事而大臣悉召京  
黨分布中外如李光者蔡氏餘黨尤為魁傑挾大臣之  
助鑿空造謗上疏論臣收受諸縣獻錢四萬貫盜軍期  
金銀出糶官米受百姓財物皆以萬計面謾君父簧鼓  
縉紳更唱迭和相為首尾獄官傳致其罪以收買官船  
木植之錢誣臣自盜以饋送過客經文楮劄之屬誣臣

入已羅織傳會只用衆證遂以錢一千八百貫為名陷  
臣于大辟貸死免決刺羈管象州嗟乎寃哉青天白石  
昭昭在上負天下之寃而不聽訴者三年于此矣臣伏  
見祖宗之制笞杖至輕之罪尚慮有司觀望滅裂不得  
其情故有錄問之法審錄之際翻異稱寃則移獄別推  
之後事狀明白更無可疑尚復抵調留繫不決始用衆  
證至于命官則吏又加詳矣雖用臺諫論列監司舉按  
尚恐耳目之所寄風聞過聽必差官體驗覆按有寃然

後隨所在置獄推治有三問有錄問有審問有詳如此  
至于受財若己名色若干追驗贓證悉上送官書押伏  
罪隨所坐多寡抵罪行法自宋興百七十餘年與天下  
所公共之法也至臣獨不然既非臺諫論列又非監司  
按發止因李光怨仇兩怒之言大臣佐佑其奸不得審  
覈真偽直作臣僚言章送大理寺本寺追取簿捕逮官  
吏急若星火日夜鍛鍊並不如章而承望風旨不容但  
以同謀誣陷使用衆證臣待罪私家無一吏至門無一

詞勘詰不追贓證不取伏辨直行憲典同時連坐備嘗  
箠掠不堪其毒懼誣伏尚謂取臣伏辨必自有說追索  
賊證必有所主不圖一旦便降謫命臣家住常州一身  
而已朝廷遣三使臣連夜入蘇湖常三州起發州郡望  
風分遣巡尉發卒圍第闔門驚怖臣妻章氏積憂成疾  
六日而亡兄弟離散孤幼失所觀者傷嗟至于隕涕行  
次湖州朝廷又劄臣疾速前去所過州郡大理寺移文  
催赴貶在刑部而大理寺行遣不已嗚呼以陛下之法

償權臣之怒置一夫于死所固無不可况此天下多故之時所宜大臣矯枉過正賞明罰當開公道以收復人心名和氣以消彌天變而恬亂無稽報怨不忘所以道路之人見臣相視驚嗟太息而不已者豈謂臣一身之休戚而已哉不惟如此與臣同時得罪如柳約錢稔張說者皆臺諫監司舉案贓罪之人或以大臣雅故止放而不問柳約錢稔是也或以大臣姻家已繫獄而復釋張說是也如臣既非婚姻之故又無朋友之私深文中

傷乃至于此陛下試詔宰執檢會臣與柳約等章疏少  
經聖覽一時之間高下其手欺罔聖德務快恩怨使陛  
下綱紀文章大壞至于蕩然視臣之罪孰為輕重方蔡  
京擅政二十五年數起大獄誣害忠良蓋以百數不過  
散官安置而止殆今餘黨復張又通于京三免投荒蓋  
自臣始臣不足道也凡陛下左右侍從之臣觸忤權貴  
便中以奇禍此例已開他日復有強臣在位人人懼禍  
靡然從之孰為陛下宗廟社稷之衛乎臣聞人臣得罪

于君父譬之天地也雖雷霆之下無不糜滅而雨露隨  
之得罪于權臣譬之鬼神為妖為祟終無已也今者伏  
遇陛下進退大臣選用臺諫申列寃濫公議已開及此  
餘息尚存之時叫號天地父母一訴區區螻蟻之情而  
不敢避鈇鉞之誅臣老矣豈有他望只乞聖慈矜憐舊  
物憫臣久負大謗不容于臣枉之間洗滌讒誣許用赦  
原放還田里收塋已死者拊骨尚存者不終陷于溝瀆  
坑阱之中豈惟愚臣獨受大賜亦足以紓天下憤懣不

平之氣少革羣黨報復眦睚之風臣無任

二

臣聞管氏相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故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曹劌亦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故三鼓之後齊師敗績何者罰惡當其罪則國人服國人服則可以圖霸矣折獄適其平則衆心悅衆心悅則可以勝敵矣恭惟皇帝陛下好生惡殺視民如傷屢下明詔申勅獄吏常恐一夫陷于非

辜而大臣怙亂藉公報仇思一快于刀劍筭筮之間帝  
閻九重如在天上沉寃無告號籲不聞甚可痛也臣頃  
罷臨安府事之後適會新宰相用事有蔡京死黨有李  
光者觀望風旨上疏論臣盜取官錢四萬貫并激賞金  
銀以萬計又受所部人財物皆有主名大臣挾怨欣然  
納其言欺罔宸聰作言章行下直送大理寺羣嵩紛然  
大喧朝聽臣亦駭懼不知所為竊自思念盜取金銀錢  
以萬計必有輦致匿藏之所受所部民財必有傳送付

受之人有司驗治追索贓證顧眎私家了無一物所有  
彈文謂何又念蔡京擅政于崇寧大觀之間屢起大獄  
仇復怨憎亦須並緣疑以誑惑上下豈取鑿空中復善  
類況今日艱難多故之時不應更甚于前以故偃然自  
謂無事夫何大理寺官吏朝詣都堂暮造私第共謀誣  
陷械繫獄百餘人鍛鍊百餘日不遣一吏扣臣之門亦  
無一辭問臣之罪忽降謫坐贓一千八百貫貸死免決  
刺羈管象州下蘇湖常三州起發巡尉數輩發卒圍第

驅迫上道徒步出門行次衢州偶見朝報所坐乃金銀  
木植楮劄經文之屬計直為錢一千八百貫嗟乎寃哉  
陛下之法安在也盜金受財既有名色不取于臣所止  
用獄官傳會之文折取價值何以名為賊不經審錄不  
取伏辨直行憲典赴貶千餘里方知所坐何以名為法  
奸罔成情縱羣妄作不知有君父不知有祖宗之法不  
知有天地鬼神之臨不知有賢士大夫議其後舞文毀  
法欺天陷人至于此方詔獄之作也儻臣有一金之直

藏于私橐推治有實必付吏大索暴陳于朝篤終身不  
可磨滅之罪豈肯違法不索賊證但追一千八百貫價  
錢苟可以誣陷于大譴大訶之中必捕逮繫獄使叩頭  
伏罪永無號天訴地之所豈肯不取狀獄三免投荒而  
去且除籍為民不齒于縉紳矣方被受堂劄付臣趨行  
決獄之後名在刑部矣而大理寺移文州縣催赴貶所  
不已典章蕩然更相破壞以此揆之寃濫極矣故臣被  
罪已來交親問遺之書士大夫慰勉之言時聽浮屠老

子空幻之說與夫道路田野咨嗟太息之辭皆謂此身一落世網是非榮辱毀譽得喪自有定命固不可逃但未死亡終見天日所可惜者大臣舉措乃如此也昔蔡京用事是窮凶極惡集大亂之成遺禍社稷殆不可救不謂後之君子踵亂亡之轍出新意以作俑仇一夫以自快豈明主所望于除殘救變之時今者側聞用事之臣相繼罷免一時造言起獄納溝下石之流悉已去國以此占之公議亦稍申矣臣蒙垢累年頓仆道路一

敗塗地萬事瓦裂妻死家破暴露溝壑幼稚呱呱不能  
自有亦足以償仇怒之怨矣兩遇大赦雖蟲魚草木之  
微可以赦除更于始矣朝廷清明衆賢馳騫賞善罰惡  
開示大公皆措明主于三代之隆豈直管仲之流以其  
君霸而已二帝遠狩中原陷沒除苛解妖收服衆心以  
闢國于萬里之外豈止曹劇一戰之功而已臣愚所以  
不避萬死獻書在所冒昧自陳伏望陛下灼見冤狀斷  
自聖心念臣當衆人皆欲殺之時而白通國稱不孝之

罪博驚履之不售傷盡地之不入庶幾漢昭帝覽燕國  
之詔書而獨得上官桀之詐齊威王聞左右之毀言而  
更論即墨之封一洗無辜縱臣自便歸葬死者存育生  
者退伏田里以盡餘齒上廣陛下欽刑慎罰之仁一申  
天下公共之法消弭大臣復報眦睚之風稍懲獄吏奇  
文巧詆之禍少紓天下憤懣不平之氣豈惟愚臣一人  
獨受大賜

三

臣聞人臣之罪莫大于賊汙天下所惡莫過于貪吏臣  
被遇三朝叨塵兩禁而名在賊吏之籍有如孤負天恩  
苟賤無恥盜取公私一錢則死有餘罪若其橫被讒誣  
負天下之大謗蒙垢二紀曖昧不明亦足以繫公道之  
開塞臣紹興初蒙恩守臨安纔數月而新宰相用事稍  
除不附己者臣懼稱疾請宮祠罷去猶不厭其意忽有  
言章誣奏賊罪遂起大獄鍛鍊彌時私家無一物可取  
為證無一吏持片紙扣門問所當之罪獄吏觀望勢不

容已但朝詣都堂暮造私第輒用衆證傳致深文中以  
危法論為城旦三免投荒幾不保首領久之二三大臣  
相繼罷免臣始具奏投匭馳訴以謂吏部侍郎李光既  
非臺諫又非諫司按察之官挾大臣之助職論奏作  
臣寮言章行出臣寮言事雖許風聞蓋付有司體量得  
實而後取旨置勘而意在中傷直送大理寺一疏千餘  
言論臣盜激賞庫金銀錢以數萬計受百姓財物亦以  
數萬計制獄初興追捕紛然急如星火妻孥怖駭方食

失筯卧不著席不知所為臣徐諭之曰視吾橐中可免  
憂矣身為太守有積俸十餘月尚恐官屬援以為例不  
敢支請乃取非其有而為盜耶俸歷今在可考也然吠  
聲之流請張為幻鑿空造大羣嘲聚訕助作聲勢如臣  
私橐果有銖兩尺寸之藏必移文州縣發吏追索暴之  
于朝以為口實乃用公庫餽送過客楮劄楞伽經東坡  
集之屬為臣自盜既云自盜亦合就臣所追取有司估  
直若干計贓結罪却乃追索價錢為贓出于何典命官

犯法自一問至三問錄問又有審問祖宗立法防閑之意正為此也所謂衆證多緣私移獄或負冤稱屈或詆調避罪近移他州遠移別路差擇官吏叅驗考核罪狀了然尚復謾調遷延歲月以圖幸免則用衆證近時呂頤浩中子烝庶弟之母捕逮繫獄懼罪佯瘖不肯置對亦用衆證如臣所坐未嘗移獄別推未嘗託疾避罪大理寺何名輒用衆證為非大臣朋比欺天陷人一至于此責命既下劄送蘇湖常三州巡尉四五輩將吏卒百

餘人直入臣家如捕逃亡催逼上路臣妻章氏驚悸感疾六日而亡八歲之女遂失怙恃疾病殫年亦隕其命家門破壞兄弟散離為世大僂可謂極矣于是泣血書詞籲天請命一塵睿覽洞照肝胆哀憐三朝簪履之舊動一夫失所之懷奏章朝聞詔音夕下許從臣自便歸宿田里旋蒙沛宥稍復官資天慈再造可謂生死而肉骨矣未幾故相復用權震中外每聞德受無根報復眚眦破壞一臣寮之家則終日凜然如負霜雪潛深伏奧

息交絕遊塊坐一室形影相弔嘗懼不免豈復更有他  
望恭惟皇帝陛下盛德天縱聖學日新聽斷之暇手寫  
經傳熊文龜畫刻之金石蓋數十萬自三代秦漢至晉  
魏隋唐千有餘年讒夫小人得志欺天忠臣孝子抱恨  
入地何可勝數固自得之聖心焉臣聞慶厯中歐陽修  
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  
奸利仁宗皇帝使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與中貴人雜  
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為惡言傾修銳甚天下

洵洵必修不能自脫安世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仁宗大悟歐陽修等皆無恙熙寧中蘇軾議新法害忤王安石會司馬光以諫官薦軾神宗皇帝曰軾丁憂韓琦賻銀三百兩不受而販私鹽蘇木入蜀光對曰責人當察其情軾鬻賣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乃王安石以親家謝景温為鷹犬攻之耳神宗亦悟陛下英類祖宗如臣么麼豈敢望前輩先達方讒夫並進之時有一侍臣如司馬光必能為臣開陳感悟聖聰詔獄暴興

之時有一獄官如蘇安世必不以衆證陷臣于大罪薄  
命如此窮則呼天固其所也今者伏遇陛下躬攬威福  
之柄朝聽羣臣之議夜覽四方之奏或降玉音或御宸  
筆乾剛獨斷大吏奉行黜鬼瑣進忠良消弭告訐之風  
屏除苛刻之吏追還禁錮不齒之囚洗滌暗昧無辜之  
罪生者甄叙官爵死者錄用子孫大鈞播物草木蟲魚  
皆被其澤矣念臣常事陛下于艱難之際區區心迹粗  
有本末更化之初公道大開藉令不幸溘先朝露未朽

之骨猶有望于益惟今雖瘖老尚視息于世間病木觀  
萬卉之春沉舟閱千帆之過念非聖主誰復記憐比見  
大臣以喪歸輦所藏金過于郿塢臣初無一絲之挂而  
遭罹羅織蒙被垢汙獨為天下無告之窮民所以不避  
斧鉞之誅引吭一鳴不能自己然臣老且病矣髮齒缺壞  
耳目昏塞豈堪復為世用第見陛下開三面之網以崇  
寬大而臣尚絀深文激三江之水以沃焦枯而臣猶在  
涸轍况蒙睿照以灼見奸罔于被罪之初哀窮悼屈方

就昭雪而舊相當國莫敢櫻其鋒積二十年名迹湮淪  
亦無為臣言者伏望聖慈念一夫之不獲俾預諸臣起  
廢之例改正罪犯除落刑部囚籍及此餘年得與草木  
同其榮瘼鹿同其養亦不虛為太平人矣臣所憂患無  
聊舊學廢忘詞句儼淺不能占叙中心之所欲言者惟  
是裁書之日三沐三薰南面再拜庶幾螻蟻區區之誠  
感動萬一干犯天威伏俟重誅

與万俟參政書

某傾者學省獲奉周旋才疎計拙輕犯衆愠初不謂得罪于秦公一至于此紹興初載某罷臨安府已數月吏部侍郎李光同謀中傷誣奏贓罪遂起大獄獄吏觀望鍛鍊逾時治贓而家私無一物可追以價錢為贓結罪而公案無一字書押以衆證為罪罪至大辟三免投荒喪妻喪女存沒狼狽自宋興以來臣寮被罪亦未如某之甚者也久之二相相繼罷去某始敢上書叩闕投訴當是時公論翕然傷屯悼屈侍從官二十餘人相率造

堂乞開陳如章許令自便還葬死者存附生者旋蒙恩  
貸歸宿田里稍復官資又過所望未幾秦公自臨安留  
守入為樞輔已而復相某追懲往咎吹鑿救過杜門屏  
迹不交人事間遇醉人推罵輕薄子揶揄則好言辭謝  
惟懼一失其意則撰造無稽逢彼之怒又陷于不測窮  
人至是亦可憐也今有參政秉鈞為天下公議之主自  
推畏時學校實無他腸而狂踈蠢拙自觸禍機祇可憫  
笑幸遇參政得君行道之時開闢公道崇尚寬簡如某

輩始知有生之樂矣然滿堂飲酒而一夫向隅終日執  
爵而獨不知味是宜大君子隱然動心焉家蒙垢三十  
六年竄伏田里舉朝無識面名迹湮淪殆將與草木同  
腐非參政尚誰望耶某被罪本末已具章疏奏陳如蒙  
降黜一經省覽伏望慨然興慈哀憫餘生久負大謗加  
惠衰晚造膝之際一言敷奏俾從諸公近例除落罪籍  
復齒平民雖投老殘年無復榮望尚冀洗無辜少據寬  
憤豈惟一身受賜而四方觀聽亦足以占公議之申干

冒威尊汗流至踵

二

某去國三十年一時丞輔侍從之賢往往知名而無一日之素屬者聖主尊用老成參政入侍講惟進登政路某側聆除音雀躍起舞不知履齒之折也輒幸恃平素修一啟事贊門牆之喜已成復毀至于再三重念某數奇命簿轉喉觸諱自建炎以來奸諂成風開口動筆喜事者便醞釀以為譏謗方某守臨安秦丞相已參政事

嘗具一啟省問寒溫致州郡進賀之禮而讒口媒孽卒  
名愠怒大臣得位而中外縉紳修書為禮道古今而譽  
盛德庶幾解顏一笑而風俗之壞逼人于險以為進取  
之皆百端竒詆不肯見恕以素不悅之心而輔以疑似  
之謗竊鈇之嫌又成大咎恭惟參政以天下為度區區  
干瀆小禮左右豈少此哉他日進謝亦晚也故止用劄  
子以抒下情倘蒙鈞慈矜憐舊物以辱泥塗援之溝壑之  
中駸蔑一言足矣

與宰執書

某名挂罪籍久為天下之棄民伏遇聖睿躬攬庶政親擢  
丞相開示大公以幸天下召還逐客遠至嶺海皆被甄  
收追及故侯下及泉壤亦蒙褒贈朽骨再肉溺灰復然  
覆載之下無一夫不被其澤矣如某者負天下之大謗  
一敗塗地二十六年謂當賁恨以死矣側聆某官者慨  
然有刮垢滌瑕嘘枯吹生之意幸甚過望不可言也念  
欲上書扣閭譎譎焉追訟故怨則不免瀆亂君父之聽

衰老餘生逢辰千載泯默不言又無以副廟堂全度之  
恩躋躄不決遂至淹時不能自己于是齋沐裁書投匭  
上奏而廢學已久言詞淺訥不足以感激上聽伏遇某  
官持恩為天下之平終此大惠發一重言出焦桐之本  
于甕中起涎顛之駒于樾下除落罪籍復齒平民雖瞽  
力已憊無以酬翳桑之恩而精誠未泯尚堪圖結草之  
報

與侍御書

某靖康初待罪侍御史言狂計拙輕犯衆愠故任中書  
舍人日當國者誣以偽官責受副團歸州安置其後以  
龍圖閣學士守平江言者以某嘗建言王安石常平聚  
斂之法落職官觀平糴常平者出于漢魏非安石所建  
也狂不知止輕近禍門自守無所怨尤每讀書傳見昔人  
被讒得罪死于刀鋸鼎鑊者則欣然以得此生為幸時  
有感寓作詩自娛無怨懟一詞旋蒙恩貸歸宿田里雖  
子弟之有官者追懲既往不復求任尋遇郊祀叙奉議

郎二十二年矣自以寵祿過分遂投災患俸錢布絹不曾支請夏秋二稅先期輸之間遇郡守監司追索積欠獨無一金之負有沙田數十頃經界時狡吏受隣田之賂增苗百餘石鄰田高下一等改作陸田不納升斗時胡思徐林芳以經界被罪不敢陳訴自永感後與孀嫂舍弟同居四十年兒姪男女十四人所通婚姻皆士大夫之貧者交舊委作墓誌行狀凡數十家不受一金之餽侍御常守蘇常家在京口區區聲迹固已知聞如使

某果犯重譴二紀之餘闔門自屏悔過自訟宜在赦除  
况屬無辜盡出獄吏承望風旨以無為有不于公得君  
行道之時冀一言昭雪則知來日之無及也

鴻慶居士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鴻慶居士集卷十一

宋孫覲撰

書

與范丞相書

某去年承乏平江側聆相公名歸中書候司造朝馳書  
贊喜無何觸罪罷去攜孥累竄伏三吳大澤中不敢復  
以姓名通于執事大人之門亂定親舊移書訪問生死

傳聞相公進位大丞相不覺欣然拊髀而起退藏書誦  
所聞庶幾區區千一之慮書成復毀至于三四卒不獲  
已願効其愚其竊觀崇寧以來士大夫徇名失實皆枵  
然不適于用其流至於靖康建炎極矣救今日之亂且  
置元豐元祐勿論宜度時之所宜為者急起而趨之如  
拯焚救溺不然龔常祖故以亂救亂天下紛紛何時而  
定也四裔侵暴羣盜相挺起所宜尊寵戰士以効命至  
終而賈謙輩以言章擯斥于清流之外激怒奸雄蹈白

馬之覆轍時危多故賢者避世所宜激賞忠義共立于  
三朝而詹又以恬退蒙詔獎進學士以固士大夫全身  
遠害之謀則財計之臣惴惴然恐以乏軍與得罪而王  
宗以不鏤通鑑書板罷轉運使何其緩而不切也防江  
置使防遏又置使用帶鈴轄又兼安撫平江又兼置制  
常州小郡安撫司使臣至百餘輩官亂民貧眎宣和為  
甚而改天長江陰為軍尤為無理兩州䟽失兩縣租稅  
之人兩縣又紛然建立官吏召募使令掎聚祿廩初置

公使獨任一州供億之責誅求百出民不堪命此何也  
某去秋寄居湖上居蘇常兩郡之間外調防江之夫內  
嚴防城之具盡錄公私財木以為戰艦毀撤廬舍以廣  
壕塹斬伐邱墓以剝樓櫓掘地陷馬編木為大筏率米  
為糧斂錢擣軍掎取繒帛為袍襖之屬凡戰守之備修  
舉無遺而民力亦盡大盜入境將吏望風委之而去凡  
前二守之勤勞兩縣之備禦第以上應詔旨下以疑誤  
邦人故吳人之死者十九夫京師大原天下之金城湯

池也尚不能守胡不明示邦人徙避之計以全其肝腦而在官者又恐以無所為而得咎故寧大壞至此也敵騎入蘇常不滿二十日而戚方郭吉劉遠張威武之流皆防江大兵塗炭一路積七八月而後定防江本以備敵也敵欲至則潰散而為盜敵去又招安為兵既往之敗可以為鑒而劉光世防江之師又至矣淫名亡實其禍至此可不悲哉恭惟某官盛德威望尊顯三朝他日大廷摩上之言諫垣論刺宰相之疏天下傳誦以為口

實今以天下宰居其位行其言必有以大慰斯民之望  
然今徇名之大患有二二患未去則四裔猖狂羣盜推  
剽社稷危亡之憂生民塗炭之禍未易以歲月定也靖  
康之初大臣樹黨棄捐官爵如用泥土而妄言無行之  
徒上書圖進取者所在如市狂誕不根往往報聞則詛  
誹君父謗罵大臣以逞其不肖之心興訛造訛更唱迭  
和鼓惑羣小激怒軍士馴至錢塘伏闕之變比苗劉伏  
其誅而人猶以為冤皆此輩之一患也建炎以來宰相

第行臺諫風旨今日行某事言而罷之明日用某人言而黜之凡所施置曾不得一舉手俄而邊遽上聞則又以罔功之罪攻而去之矣是其言果出于正邪此賣直釣名于時而陰欲追其所厚善者爾二患也去此二患必以飾非拒諫負天下之謗二患未除則羣言亂政必致誤朝之譴然則奈何嬴秦之亡也劉項相拒于滎陽京索之間天下之士不歸漢則歸楚高帝納用羣策雖麾下騎士亦時時審問邑中賢豪至于駕馭羣臣則踞床

洗足溺冠騎項所謂盛服先生諫諍之臣亦嫚侮而不  
信何者謀議之臣內有良平腹心之親將帥之臣外有  
信越爪牙之用一身之勢合而無間或借箸于食前或  
排闥于臥內附耳而談躡足而悟如疾痛疴痒切于肌  
膚手足不期而自至故能麗秦誅楚以成帝王之勲彼  
其伏青蒲冠獬豸說說然陳說詩書上章謹譁以應故  
事固高帝之所大罵而不信也今朝廷得一韓信以為  
將帥言者必曰寄食于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胯下無

無人之勇今拜為大將而一軍皆驚則必黜之矣又得一陳平以為謀臣言者必曰事魏不容事楚亡去受金盜嫂反覆亂臣今拜為下臣護軍而諸將盡譁則必黜之矣陳平韓信之賢沒世不可得幸而得之必不為用用諸生則不能闢而尾生孝已知行又亡益于存亡成敗之幾依違固避以苟歲月主上一旦赫然責宰相以扶顛持危之効而公車北闕之章白簡皁囊之封又隨而至矣為相公之計當以身任天下之謗訕革去淫名

文具之害政深究天下治亂之實今日用某人明日行某事造膝開陳勿疑勿貳如勾踐之信種蠡齊侯之信管仲凡迂濶難行之論謬愆無稽之談不得一言入于其間庶幾有立于天下而大慰民望然去就有義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其更有深于此者而不敢言也

二

某伏審某官登進臺司無總將相得君得位千載一時他日西垣所聞異夢天人之契若合符節私心喜慰宜

倍萬于常情故率意之所欲言獻于下執事區區之意  
謂宜綜練名實收拭尤累廣收用材以佐中興庶幾大  
有為于天下書上彌月忽有人傳示李陵得罪一章讀  
之悵然悟笑執事位宰相不遠千里遺書獻言意廣才  
踈乃與罪人同為一律平生所向輒值牆屋殆類此也  
夫相公高情大度察之食芹暴背之意不厭其狂手枉  
誨飾辭義卓然禮義有加于平日伏讀三四則又大過  
所望某志節衰落避讒畏譏茹菴而吹見月而喘不堪

為當世用矣獨有峴弟得一官尚欲試吏輒以手足之故冒瀆鈞聽陶鑄一諸司官屬于二淞間過蒙矜許幸甚峴近從鎮江劉帥之辟以長興縣丞薦于朝二者惟相公審處其一成就之為私門之寵復有一事輒侍恩紀上和馬跡山巡檢鄧士宗今春兩遇潰兵據山就糧為盜士宗躬率士兵乘船戰于大風浪中鏖擊遂捷是時知州事儲錢糧數萬率合郡官屬退保此山皆賴士宗力戰而免本州已保奏上之朝廷未蒙推恩某寄家

島上親睹兩戰之捷亦是當時獲全一人之數所以不  
避僭率上瀆威重伏望早賜檢會施行皇恐不宣

三

某賦命竒窮遭罹兵亂遂為天下之罪人念舊屏居已  
絕榮望伏遇相公不遺窮陋誤思起廢開廣上聽于三  
至投杼之疑力排羣言于十夫撓推之手擢居方面還  
復從班奉詔竦然已過所望重勤使介貶損誨飾恩言  
慰藉衰病增光顧以罪戾之餘何以上副委曲保全始

終錄用之意竊惟餘杭重地東接會稽走集之路三經大盜冰消火燎殆非飾厨傳稱過使客之時平江之敗覆東遠燹寔妄發馴致紛紛必又上勤典憲伏望相公哀憐加惠且令依舊宮觀少俟衆怒稍平然後出從驅策庶幾區區有以自効俯伏俟命流汗至踵不宣

四

某蒙恩復侍從擢領大邦過踈拙不堪憂寄之重亦再具奏懇辭而衰懦又畏程督之嚴不敢家居待命即日

奉詔奔走赴官側聆踰旬尚閱俞音敢布腹心上瀆鈞  
聽竊見臨安大盜之後實乃一年四更守帥經理殘壞  
凡朝廷寬假守臣之權宜一時燒殘不盡之餘力至某  
皆不復有以官寺府庫倉廩酒稅更無尺椽片瓦邱墟  
如故獨有城上芘籬數千為守禦之備而城身推壞者  
三百餘丈方揭榜禁止往來又于於潛縣築屋二千間  
為退保之圖皆茅竹為之不可移用清和坊歲計酒百  
餘萬今未及二十萬猶未有蒸煮者而鈐轄司使臣冗

食者六十餘人如此類理合詳具恐涉論說長短之咎不敢一一具陳某屢遭讒斥志節衰落無復激昂自奮敢為之心而百弊紛然不忍坐視必又妄作輕犯衆怒以陷不測之罪反覆思之只合引去改用賢才與有重望之人奮然不顧怒怨以漸罷行庶幾上副使令之意某起于罷籍方蒙恩宥人微資淺踐踏無嫌與其不量可否自致顛隕不若逋慢獲遣自投閒散伏望相公哀憐加惠陶鑄一宮觀差遣不勝懇禱之至

與政府乞宮觀書

有客過郡傳行在士大夫譁言某到官已來凡朝廷堂  
除與吏部差注之官皆拒而不納又以無罪逐都監王  
子毅欲用其闕某笑而答曰此鎮撫使所為也則吾豈  
敢未幾親客移書與道路所聞皆合然後知傳者不妄  
某人品卑微叨居大府不協人望自然如此固當一言  
而後引去臨安府守臣著令得奏羣文武官一員某到  
任後准令辟毛汝能添差兵馬監押奏劄具在可覆按

也設欲辟官以代子毅既有著令使合衝罷不必誣以罪也今奏乞添差則不必逐子毅子毅罷後某未嘗辟兵官用闕則造言之妄可不攻而破也至如朝廷堂除吏部差注之官必有主名或訴于朝耶或訴于部耶萬一出于流言試以某所辟之官參考所聞真妄自見矣朝廷命守臣薦士非以為恩也蓋欲舉所知以共圖職業耳然事涉觀望則不敢舉某被詔合辟縣令兩人無可以充選者至今未敢應詔以此驗之則逐無罪之王

子毅又拒差注之官此何理也然自紛紜以來種種懲  
艾雖賊汙狼藉吏民交訴監司按發如張永嗣等不敢  
治所以避用闕之嫌州縣官踰年不赴于法當罷如趙  
士傳等不敢卻所以弭拒命之謗低回固避內愧平生  
上孤任使失職廢法妨礙賢者之路某之罪在此時事  
多故狙詐成羣風俗大壞莫甚今日尊為天子羣姦造  
訛激怒軍士固嘗不安其位矣貴為大臣一妄男子片  
言投匭便成動搖之謀居下訛上堂陸陵夷無復尊尊

貴貴之法皆朝廷自壞以至于此某起于罪籍衆怒未  
解吠形本出于一犬撓推遂屈于十夫若不亟問浸潤  
既久投杼之疑雖慈親有所不察今已具奏乞宮觀差  
遣伏望鈞慈早賜行

與李少愚樞密書

伏遇某官不忘窮陋擢領大邦已具懇辭又蒙貶賜誨  
飾開讀恍然以榮為具方俟造宮具啟事占謝而區區  
私義有不得已者須至投誠上訴某自念平生居心不

淨喜事妄作屢至怨憎斷自今日臨見吏民之後含糊  
模稜趨了目前改舊圖新以免悔吝之咎夫何軍兵之仰  
哺者數千人官吏之冗食者二百輩無錢無糧其勢有  
以相及而一州財用之所從出悉廢于吏謾敗壞畧盡  
不忍坐視駸駸技痒又欲妄動以召衆怨重以行殿近  
在一水毫釐過疾無不暴陳如某資淺望輕誰肯信服  
莫如解去全璧而歸伏望樞密不忘夙昔力賜開陳俾  
釋重負于邱山還奉真祠于香火南面稽首恭候俞音

與張全真參政書

某自聞參政大用適在罪籍不敢輒通私書為左右之  
賀日者貪吏暴恣侵漁閭里民情洶洶其勢可憂輒恃  
一日之雅誦其所聞參政少加意幸甚伏自大盜入境  
小盜因之城邑保聚焚蕩一空生者罹炮烙刀鋸之禍  
死者蒙斲喪暴骨之辱剝剔孕婦割截兩乳以殺為嬉  
流血千里夏秋之交飢疫相熏流屍不藏暴骨如積良  
田沃壤化為蒿萊高門甲舍聚為瓦礫此參政桑梓固

已飽聞然州縣官吏無司存可居無獄訟可聽無職事  
可為類皆挾吏卒持械操箠追跡盜賊所不至之處  
發人之廩錄人之橐鞭笞百姓執縛婦女所過騷然與  
盜賊無異如橫林周恭先迪功與其弟開先家四十口  
皆沒于盜而恭先被炮燔而死獨餘開先高氏歸宗之  
子年未滿十五縣吏催錢縛置空舍擊之幾死周滂奉  
議三十口與恭先家同時遇禍止一子得脫亂後病傷  
寒不知人縣吏至無應門者直入卧內曳其足而下之

兩日遂死又有朱宇泰者武進鄒墟大族也子女奴婢  
廬舍牛畜焚戮無遺止存父子三人而宇泰不勝縣吏  
迫促之苦遂赴水而死又有小井沈國章者若妻若  
子若婦若女若壻皆戮死所餘一幼子遂以雙丁入役  
其壻則許知微弟也橫林小井某舊所居宇泰乃從之  
舅昏耳熟焉得詳具以告他不能言也方金人在杭越  
時邦人不堪苛暴誅求之害以手加額記之使來意其  
亂定必下寬恤之詔以紓此無告之冤無何大盜殘毀

之餘橫斂益甚一郡百姓太守人人求索自便而無所  
措其手足雜然興訛謗罵詛誹憤憤不平之氣相顧而  
無所發忽聞下土豪糾集民兵之令此令已行而貪虐  
不已則鉏耰棘矜相聚而剽吏以復仇怨吳中十州又  
挺而為盜區矣伏望叅政哀憐加惠出此遺民于塗炭  
溝壑之中少寬怵迫不自聊賴之意今州縣官寺簿書  
刑獄倉廩府庫皆無有如縣丞簿曹掾官添差添監酒  
稅之類皆可罷可併大軍之後桑柘蕭條窮里空舍鞠

為草莽如保正長之類又可減半而優為之法官吏坐  
贓宜如太祖太宗之制胥吏輩取人一錢以上或持文  
檄輒至鄉村者並許告捕治以軍法此拯焚救溺之權  
除殘伐虐之政愛民恤下之實望參政果斷而力行之  
豈特惠此一方天下實被其賜

二

屬者輒博雅故敢薦所聞參政不以位貌為間賜之誨  
飾具諭以收錄甄叙之意發書三復感愧不可言某踈

愆忤物逢世大亂雖多百懼所欠一死殆無意于人間  
世矣建炎即政之初錢塘勤王之後獨先衆人力請補  
外參政所見重上方宵旰不敢遂圖便安願賜一郡  
自効而非本志也去歲守吳門令州人徙去愛戀以紆  
肝腦之禍馴至煩言雖蒙聖察尋以他罪罷去去郡未  
幾大盜入境既保頭顱于一章之乘又全家室于五湖  
之阻兩州塗地獨為幸人豈復僥求更生意外之望于  
是屏棄衣冠而不敢服減徹酒肉而不敢食藏去俸歷

而不敢求請所願弭災厭難以盡餘年布衣葛屨自放  
于耕農漁釣之中漸為醉人推罵輒復自喜所謂金馬  
玉堂西清廷閣之寵豈敢更入夢哉重蒙鈞諭空知感  
激惟是峴弟初得一官尚欲試吏願出于鑪鐘便辱矜  
喜而謝叅書意似未可必遂從劉鎮江求長興縣丞之  
辟小邑殘破已不堪料理而一湖之隔去家稍便如蒙  
鈞造施行受賜等也

伏蒙恩紀貶賜誨飾開諭上恩終始錄用之意還復侍  
從擢領大邦奉詔竦然以榮為懼竊以錢塘大兵之後  
千里一空朝廷選用守帥必欲拊循軍士安輯流亡禁  
戢姦賊招徠商賈某雖疲懦豈敢擇事顧宣和以來風  
俗大壞州縣率用苞苴飭厨傳以消弭口舌之禍今以  
罪戾之餘當行在走集之路以不能強勉之素性行之  
汙壞不可變之俗必以踈蠢輕犯衆愾又致煩言上喧  
朝聽所以不敢奔走造宮以奉詔旨伏望叅政委曲保

全護其所短且令依舊宮觀俟他日有所驅策更不敢  
辭冒昧不勝惶恐

與謝任伯叅政書

頃聞執事召歸入叅大政國步艱危正人登用可為天  
下賀然靖康以還小人得志求而不獲則聚而訕上堂  
陸陵夷踐踏無嫌此風不革未敢為門下賀也浙西敵  
騎大入吳人死者十九兵將為盜于外寇不犯之境而  
貪利又攘取于盜賊不入之家白晝攫金無所憚畏囚

拘箠撻人不聊生咨嗟怨讟而無所訴憤懣不平而無所發某獻書鄉叅論之詳矣凡今無州無縣之處可罷不急之官以紓民力貪賊亡狀宜如祖宗之制庶幾知所懲艾若但襲常蹈故格以常法怨歸朝廷利歸羣小不可不察也某去秋寓居太湖馬跡一島之上敵騎大入知州事亦率僚吏聚糧退保山中而郭吉張順各攜數百艘乘時為盜四面攻圍其勢甚急是時巡檢鄧士宗率士兵具舟楫大戰于湖心赤心將軍百餘騎耀兵

于山上斬馘數千級湖水為之丹生獲渠魁張順柳善  
梟首軍門而無亡矢遺鏃之費是時羣偷震疊無敢過  
境上者吳中戶知之今本州具功狀奏聞某又嘗親觀  
斯事僭易冒浼欲望鈞慈早賜施行司馬法曰軍賞不  
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乃敢有言

二

竊為國家多故雖非臣子擇事之時而罪戾投閒正以  
朝廷不復記姓名為幸遽蒙詔獎擢領大邦恩寵薦加

以榮為懼伏念某所稟賦至窮不可以共患難自靖康  
迄于建炎之末兩次遇圍以至國破強敵廢立二聖播  
遷維揚倉猝之變渡江苗劉跋扈之師伏闕凡此變故  
靡不經嘗今錢塘以輔藩為行朝扞蔽遴選守帥以衛  
王室宜得耆龐福艾之人如某凶衰不祥豈宜復見進  
用昔李廣才氣無雙尚以數竒流落不偶李勣選將佐  
而薄命者不可以共功名某憂患九死之餘謬當委寄  
必誤使令不敢奔走造官以奉詔旨伏望叅改為社稷

大計不私一夫從容開陳追還成命且令待罪宮觀不勝懇禱激切之至

與鄭至剛樞密書

即日秋暑恭惟鈞候萬福張湖州過郡具言左右欲致書之意雖未拜既已極感藏某自鉏姦賊之後羣小紛然造訛始則諷臺諫攻于上前終又結集不逞訟于丞相府親舊交謫以為板蕩大壞羣偷得志之秋也何若與此輩結為嫌恨以自取辱于是釋然大悟日冀報罷

兩解而去彌時無所聞乃敢薦區區于左右靖康以來  
大盜所攻無不破之城太尉所知也方蠟丸書相踵而  
來如大旱望雲如坐塗炭焚溺之中而求援如此其急  
也朝廷但坐視竊聽未嘗遣一旅之師往救此又太尉  
之所知也至于城破公私之藏掃地盡矣少壯子女係  
虜而去矣然後臺諫徐起而攻之以不能死守者為可  
誅也豈不太甚哉荆西七州盜殘者五惟蘇湖尚存而  
蘇介乎常潤抗秀之間羣盜相傳號金撲滿三年于茲

矣某竊料此邦人不能脫于虎狼垂涎之口矣今太母  
幸南昌行殿似聞欲有所向孤壘愧然外無虬螭蝻子  
之援中無強將勝兵制千里之衝何恃而能存意欲盡  
以富人巨室金寶遠徙而藏之庶幾可紓一路之禍到  
官之日大家造請而與之謀又盡召一府之豪傑諭以  
禍福而計其後率以為便然後揭榜給一季之限俾善  
藏之期至不如令乃錄入官令下之後一二怨仇隨而  
媒孽吠聲者不察羣起而和之遂至煩言某聞之但深

嗟而屢嘆也近者傳探金人治舟楫于淮陽徐泗之間  
朝廷所以待之之具防江而以防江之夫豈素練之兵  
率游手烏合耳無事冗食有事散去為盜與靖康防河  
無異也制置使自陳彥文四易而用王義叔以樞密以  
謂如何今空一城之所有盡使富民徙金寶于四夷遠  
親戚之家一旦巨盜長驅無所擄掠如杭潤常秀已經  
殘壞行數千里之遙冒一江之險周走五州失其所圖  
他日遂無以激使其衆庶幾可以休息且京師大原定

武天下號為金城湯池也平江一障所謂螻蟻之垤耳盜至矣使之徙避于無事之時議者以為不可乃欲錮留之以待其來盡舉而遺之豈不誤哉更有一事又當布稟宣撫處置司縱遣戍卒來還劄下本府收管而陳統制者發卒收搜捕白挺紛然直入閭里蔑視守帥如入無人之境前此未有也借如朝廷名捕罪人亦須下所屬追逮而軍前輒遣使卒入他郡追取逃亡不經官司圍捕毆打閭巷驚呼白晝闔戶此大亂之漸也又况

初非逃卒宣撫司既縱之統制官又捕之州縣無所適  
從而不免分析某人微望輕承之大府救過不暇安能  
于度外有所為以副朝廷責任之意太尉為開陳改除  
一宮祠避賢者路邱山之惠不敢忘也

和州與提刑胡獻可書

即日秋暑尚炎恭惟台候萬福某投畀小邦遂托餘庇  
已嘗具啟見謝計已徹聞屬者詔書起一半禁兵本用  
遂將先已起人數通計一本轄發起壽州團結今蒙使

司牒問于手詔有無遺戾承命皇恐某三月出都時見揚楚滌泗之兵相繼放還旌旗舟楫蔽空而下某所親見也獨和州未回而復有起發半兵之命某竊詳詔旨所以存留一半之意謂東南亦不可無備爾雖本州所遣兵未還朝廷豈復一一開坐遂併計為一半應詔寔以三里之城下臨大江止有壯武一指揮又通沿江四塞土軍書擇伉健可使者趨軍前所餘癯老懦弱已過半矣近報者海州盜起邵旁皆驚日來本州王慶家又

有數人劫趣財物而去區區之意詔兵既足以應詔命而餘兵緩急雖不足盡恃庶幾為焉不然有司何置占吝不遣上煩程督之嚴伏望提刑郎中垂意消察本州所起半兵似於詔旨無害所存餘卒或能消厭未刑之意則非某一人獨受公賜也僭易死罪

和州與運使陳靖直書

即日新秋乍涼伏惟台候萬福某到官之初正遇使臺按臨之後車騎出境未遠所判訴牒十數悉取案牘子

奪凡累政不決之訟鉗口無告之寃一旦獲吐申而去  
獨本州人吏李侃之母一牒與軍使所判某初讀之信  
然尋取案考驗侃實欠債彭氏屋彭氏欲賣侃所居治  
喪而侃乘其急留執照狀又不酬價彭氏趣令即僧素  
元帳名鄰比造雨傘人聶政者成合侃遂訟于前守趙  
子鉉并乞治牙人不批問之罪而州司檢准賣買條法  
侃既州典主又非親房只是賃戶豈有業主出賣而批  
問賃戶者趙守為勘決兩牙人以慰其意而交易中不

可破夫為郡太守至決捷無事以慰塞猾吏可見官弱而侃殊不滿遂令母投牒訴于使司使司指揮更令勘斷牙人令侃成合本州深欲奉行而典賣法既無合批問貸戶之文惟浮造數椽屋宇占壓業主地步猶可撫文附會同梁合柱之法而續降亦已衝吹侃母妄訴終以使司所與不敢勾勘止捷侃令起行自結斷後申展七限既不交素又不還房錢拖延踰月不了忽蒙判侃一狀詞舌甚厲謂本州淹繫不結絕具獄官職位姓名

申且委通判催結承命震恐然此細事六月中本州已依法依條勘結了當今五十日矣自是李侃抗拒不離業兼已遁去使司投牒人吏離役輒遠去數百里聞訴左右所親見也所謂淹繫者誰乎所索獄官職位姓名使司未嘗取索見究兩訟之曲直而遽咎獄吏蓋見侃偏詞詭譎足以營誤視聽如此竊謂部刺史一言足以為竦動十城之具而婚田之訟若只據一夫之說而逆處之恐非使司責望州縣奉法循理之意運使宜更詳

察州縣人吏詞苟有理安有經兩政而不得直者所以至此紛紛蓋欲徂習吏強之態而行其訴也某治此事初不曾寘情見趙守決二牙人以慰答侃意頗寬之既効侃竟而郡人翕然稱快運使親舊在此可問而知不謂使司大不以為然尋欲矍然自反終是債戶不應批問只以前日所勘結申聞萬一果欲右侃只乞取案一閱所陳設侃所陳不應法乞從使司獨斷州郡第奉行轉運使指揮豈敢復議狡吏馮藉凌駕州縣得申無理

之說居官者何所措手足不爾即乞稍正光猶妄訴州  
縣之罪以勸來者僭易死罪



鴻慶居士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鴻慶居士集卷十三

詳校官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張琮

欽定四庫全書

鴻慶居士集卷十二

宋 孫覲 撰

書

與曾端伯書

某雖有門下一日之雅而窮陋寡聞不知官簿所在日者旌旆南來傳詣合肥輒具書省候伏辱遣騎賜答高辭妙墨爛然累紙某緒閱三過何眴如之具審即日初

暑台候萬福某又蒙馳賜百家新選一集發函開讀每  
得所未聞則拊體爵躍讀之惟恐盡也歐陽公集古錄  
云物常聚于所好而得于有力之強如好之無力有力  
而不好皆莫能致也宋興二百年宗公巨儒騷人墨客  
專門名家大篇短章或膾炙士大夫之口或淪廢于兵  
火幾亡而僅存蒐攬大略盡矣而詩引所載多者數百  
言少者數十言其人出處動靜詞格高下盛德之士高  
風絕塵師表一世放臣逐客興微託遠屬思千里與夫

山巉冢刻方言地志怪竒可喜之辭羣嘲聚訕戲笑之  
談靡不畢載集古錄又云惟世之貪者無欲于其中然  
後能一其所好豈不信矣夫某竊讀諸引之後其詩舊  
所見不復讀讀未見者每遇佳處或一再讀或三復而  
不能休不謂投老殘年獲覩竒勝幸甚過望不可言也  
某學迂才拙不為世畸人區區小技如腊鼠然不可出  
鄭國尺寸之意比讀新著而私意粗亦有合者秦少游  
云曾子固文章妙絕古今而有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

天下遂以為口實南豐作李白引以謂闕肆瑰瑋非近世騷人所可及而連類引義中法度者寡荆公屢稱郭功父詩而南豐不謂然功父疑之荆公曰豈非子固所謂功父天才超逸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南豐論詩如此如兵間一詩指徐得占論交一詩指名吉甫又有黃金顏揚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其所以不喻其言也荆公竹詩人言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雪詩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實有才

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世人  
傳誦然非佳句公詩至知制詔乃盡善歸蔣山乃造精  
微其後再送李璋下第和冲鄉雪詩比少作如天淵相  
絕也白公詩所謂辭達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蘇黃  
門詩已不逮諸公北歸後效白公體益不逮惟四字詩  
最善張文潛晚年詩不見前作意謂亦效白公者荆公  
述潘邠老言文潛晚喜白公詩信乎如所料也東坡論  
陶詩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說蜜中邊皆甜若中與

邊昏枯淡亦何用陶詩外枯而中腴若淡而實美也公  
謂徐師川晚年務造平淡中不如少年精巧蓋平淡不  
可為水落石出自見涯涘非積而至之不能到也呂居  
仁作江西宗派溉云宗派固有次第陳無已本學杜子  
美後受知于曾南豐自言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  
非其派靖康末呂舜圖作中憲居仁遇師川于寶梵佛  
舍極口訶罵其翁于廣座中居仁俛首不敢出一語故  
于宗派貶之于祖可如壁之下師川固當不平然惠洪偽

作魯直贈詩云氣爽絕類徐師川師川喜以為是不免  
與惠洪為類此人不可曉者冷齋夜語載秀老一事某  
在江西時惡其狂誕無稽坐客皆憮然此僧中奴固不  
以笞罵為辱東坡橄欖詩云已輸崖蜜十州甜惠洪以  
崖蜜為櫻桃又有俗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蘇  
盡如練為蘆服根者東坡地黄詩云崖蜜助井冷山  
薑發芳辛製地黄法當用蜜與薑而用櫻桃可乎黃師  
寔守泗時以酥酒遺東坡答詩云闕石土酥黃似酒楊

州雲液却如酥謂土酥為蘆菹根可乎公著論斥其妄  
良有益于後人耳目也某觀其公叙諸詩詞旨溫麗紀  
次詳實尊賢樂善得詩人本意歎仰之餘又見曾存之  
晁無咎廖明畧諸公已推重于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  
皆其儔匹然後知公致力于斯文久矣如曹元寵米  
元暉殆是子美詩中黃四娘者耶然元寵詩殊有可觀  
若都都平丈我又待入紅窻迥矣聊發千里一笑某自  
拜賜凡六日讀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話一卷而

後修書拜送使者尚當細讀別具記不宣

與蘇季文書

去違薦更年載馳心故人之側惟存難忘之念欲致一書而公典州在數千里外某亦窮處一涯但有此心耳忽枉誨函存錄之厚慰藉累紙以愧以喜具審即日秋暑台候萬福某年過七十門內多故幼妹逝去方攜兒姪輩臨視窆封而大妹訃音忽至大雪中馳省其喪又經紀其家悼念未衰舍弟亦遇疾不可憂覺傷生鬚髮盡

白重以同產零落殆盡顧影歸然獨存殊不知有生之  
可願也間從事佛書照了諸妄而根器頑鈍竟無所得  
惟讀東坡先生之文竟一篇則心目開通秋陽賦所謂  
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  
其樂蓋如此也先生以和陶詩屬黃門云吾將集而錄  
之以遺後之君子某置力于斯文五十年矣至是得一  
言一句輒識其竒趣亦庶幾後之君子之一助蒙賜書  
一篋初謂先生遺文之未刻者揭篋乃西臺澗上之文

拜貺欣感雖未能細讀異時嘗窺見一斑矣西臺叙云  
召試玉堂翰蘇公擢為第一天下服蘇公之英鑒則是  
天下先知仲游而後公知之也又云朝廷用公自茲始  
則是天下未知仲游知仲游自公始也一叙大率類此  
天下人物之評如懸一劍于庭胡現漢現皆不能逃豈  
待得一畢仲游而後天下服也澗上叙云文忠公既薨  
一二巨公亦下世而後有澗上丈人談何容易試以澗  
上之作雜置東坡詩文中則大全集賡本皆是物也豈

不重貽續貂之誚西臺澗上固名士而推稱大過儼非  
其倫責備賢者徒為二公之累某在京師時嘗過謝任  
伯見夏均父在坐紛然問其故均父曰唐有韓昌黎宋  
有蘇東坡是一流人也任伯搖首不然之均父愠怒面  
頸發赤詭詭不已某曰東坡雄竒如韓公辨博如孟子  
任伯參未透耳未可以口舌爭也一笑而罷後十年任伯作  
李邦直集叙謂文忠公云李清臣文似蘇而議論過之讀之  
歎駭不已昔先生初第時以書見梅聖俞論貧賤富貴之樂

聖俞持示文忠文忠答云讀蘇某書不覺汗出老夫當  
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天下傳誦以為口實今尚載居  
士集中不知任伯何所據而云先生言世間名實不可  
欺文章如金玉自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  
于世則有之矣至于品題高下當付之衆口決非一夫  
所能抑揚今三叙引殆是出于一夫之口所謂齊人知  
管仲晏子而已聊因書發公一笑

二

聞公移湖憲此微拜之漸未敢賀也江湖去朝廷遠矣如弭節少留季文可以行其所知也某守藩時獄官示劄斷結罪人試摘一二聞之往往左右視不能對每因送迎間造二獄親慮之必盡得情狀乃決遣近時蠹弊益甚一人犯法連逮數十人多至百餘人獄官漫不省胥輩終日峻鞭朴責賅謝夜則羣飲倡優之家而瘦死者梯牆曳出之其家裏飯食之已四日猶未知其死每聞之為之酸鼻食不下咽姻舊赴獄掾來別置酒具飲歷

數而詳告之以為偷一日之安而縱吏賊害無辜必為子孫無窮之累季文作吏自有家法計不容此輩一路蒙賜矣先生盛德固已廟食百世更益以于公之報福祿之來可勝計耶

史相書

某去國四十年雖無門下平生之素而投老待盡之身已在相公包荒納汙之地矣恭惟太上皇御極三紀一日斷自聖心追述堯舜禪讓于數千載之後新天子踐

昨大丞相登庸感會千齡新逢一旦得時得位固已如  
聖制之所褒揚而縉紳秉筆之士道古今而譽盛德者  
亦已畢陳于前某輒薦一得之慮庶幾有補于萬分相  
公試垂意觀之某伏見靖康之變二聖播遷中原陷沒  
八葉皇族一百州生靈皆被其毒而御營使劫塞大學  
生伏闕廟堂諸公拱手坐視其成此禍高官大職生榮  
死哀無一人以誤國得罪者于是好勝樂禍之人朋附  
益衆相師成風投袂斫掌踴躍用兵或欲折尺筆答其

背或欲請長纓曳其頸或草檄書肆罵或折辱其使者  
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快哉而激怒強敵挑發兵端誰當  
任其禍者夫強弱衆寡之勢如東西黑白三尺童子皆  
知之矣度長絜大惟有南北解仇可以紓君父宵旰之  
憂赤子肝腦塗地之害又須人主屈以遣使尋盟有司  
聚財輸納賄賂可以營廢田矣當廣募耕種之夫可以  
蒐銳卒矣當歷選驍勇之士教習器械待其精儲峙金  
穀待其富昏國家閒暇無事之所為非一朝夕之所能

辦而當政用事者多以次遷序進無得君者一人譽用  
之一人毀去之泛泛然如寄客視吾身且不能自保安  
能拂衆人之情來易至之責待未至之功也又自度他  
日之禍未必及己故不若雷同附和寄之後人今者相  
公以潛藩之舊為天子股肱心膂之臣舉世譽之何所  
加舉世非之何所損倚任之重屹若柱石不可搖動某  
所謂寄之後人者相公當之矣所以啟事所陳以為分  
莫大之憂非以為寵也昔項羽背義帝之約王沛公于

漢中諸將昏怒請戰獨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于死乎帝曰何猶乃死也何曰今兵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帝于是幡然趣駕漢中張良因勸燒絕棧道示羽無西意當是時雖有蕭何之謀張良之志不能以為強弱抗項羽亦明矣其後乃薦韓信拜為上將良請遣使連英布分地王彭越垓下之圍三將併力遂破楚有天

下自今觀之遷蜀燒棧人見其趨然卷甲遠去以避其鋒而不知滅楚之計已定于此一隅之地矣知彼知己

善始善終謀國者固如是乎某老且死尚詭詭獻其愚也他日戎馬在郊大將忽有乘輿視師之請則言之無及矣干冒威尊汗流至踵

朱侍御書

某自承侍御進直臺端雖喜聞大賢得路不敢率然上記冒瀆高明適百里中人華生訟墓田詣臺投牒橫被厚誣某問之本末不免馳告今年六月華生欲葬其妻于某族弟好修妻祝氏坟墓數步間好修家請以田換

不許更給葬費亦不許忽有耕者云此戶絕產非華田  
也好修家始詣武進縣投狀乞追華氏田契照驗仍乞  
告示本處地方隣保俱未得令華氏興工動土聽候本  
縣定驗結絕而華生追縣放譁云知縣與孫知錄同官  
遂阻障某不得葬妻耶縣尹矍然而羣胥告言華生是  
本州羣惡中把持州縣一人之數知縣馮百藥即時移  
文稱習與孫知錄同官有妨嫌牒縣丞索契定奪已而  
華生更不擇日亦不斬草破土便舉妻柩以葬而本處

隣保出示本縣約束忤作一行人皆不敢下手華生諸子被衰經徑趣州衛聽事號訴謂好修集衆止障安塋太守大怒即時追人好修自在楚州而弟好謀出對具言上項因依且云委是華氏田誰敢指占如是冒占絕產則可見墳墓侵害太守即時縱去送所司索契券乃華生鄰人所佃省田已死絕數年須有牙僧保見書寫等人作證而華生稱昏已死亡又索縣籍只是絕產無華生戶名亦不曾輸納二稅田契內四至與縣籍又皆

不同既無一人作證在縣籍又是戶絕有司定作偽券  
拘收入官華生只合經諸司陳訴常州理斷不當給還  
元田不然入狀清買入只合訴耕者之妄及訴武進不  
合約束候定奪如某以合名而任此咎也今公案具在  
一一可考不誣也又况鄉州墳墓東家與西家數步內  
犬牙相入纍纍相望何可勝數好修家以謂是華氏田  
何敢輒議若是絕產官田得免侵犯作踐在人情亦未  
為過如某七世祖下數十族非患難死喪義當救援又

非干請州縣規求賄賂二三畝田公私當以契券為證  
豈某所當預也而華生失計無賴鑿空造言巧發竒中  
因惑言路萬一不察遂挂簡牘惟無辜橫被中傷而小  
人得申無理之訟開掘侵犯百種作踐州縣觀望莫敢  
誰何其情只是如此今本路呂憲婦家常州胡氏胡氏  
與某亦數世婚姻宣和六年沈晦榜某備員參詳官于  
落卷中取王洋與呂憲二人不為無契素可干預矣而  
呂憲以州郡所斷為非某去國三十年殿師之子楊提

舉不惟不識面亦不聞名而提舉人以憲司不索公案  
只據華氏狀斷還為非是謂某干預可乎某伏遇侍御  
以忠厚正直為天下公議之主每有風聞不主先言必  
考覈真偽為曲直故某得逭大戾布露腹心聞左右之  
聽不然衰老餘生不知所稅駕矣

二

某不獲已冒浼尚有欲言者輒恃存眷試言之某宣和  
末擢任侍御史會靖康之變因論劫塞誤國杖闕有禍

又論王黼誅死而召蔡京歸賜第等事踈奄迂闊輕犯衆怒故得罪于蔡李賓客尤甚淵聖幸青城虜人索表翰林學士升莫儔皆稱病淵聖召某面諭曰朕歸心如飛煩御草一表不可辭時某承乏西掖奏曰雖非某職事君父在難不敢辭表去卻回要說南朝劫塞覆我軍結于鄰滅我國遂如其說叙二事以為大臣誤國致北朝興戎如此又卻回今作四六說來于是宰相何臬刑部侍郎程振起居郎胡交修與某四人同撰而某下筆

表去淵聖詣端誠殿粘罕置酒五行是日大駕還內建  
炎初上駐蹕維揚言官馬伸論某草表之罪上曰大臣  
誤國至此教他怎奈何幸蒙聖察後數年胡交修從台  
州來訪某曰有謗公表中毀宗廟兩語却不是蔡李賓  
客乃胡寅所為也時何相與程下世久矣交修恐其他  
日援引為証某曰衆愠在某不敢奉扳扳公何益修又  
曰今有談人長短如其人朋友親戚在坐則不敢談矣  
又有談父兄之短于子孫之前者小必遭詬罵大必致

論訴豈有人臣為人主作文而毀宗廟不待識者而後知其不然矣某曰宣仁太后婦人中堯舜至今誣謗未明神宗皇帝史三經筆削安得謂之實錄風俗之衰變亂黑白顛倒是非君父尚不免如某么麼何足道哉某歸宿田里二十五年屏迹杜門無意于世間矣會秦相堯朝廷更化起廢之恩遠至遐裔下及幽壤某始不忍以姓名久汙逐藉遂叫闈一鳴例蒙昭洗甄復官資除授宮觀宮觀秩滿不敢再乞上書納祿庶幾得詩首邱

之願奏牘抵闕門不遇國故忽聞華氏之訴惕然懼茫  
然而思曰家有田不得為主人有死喪不得葬世間容  
有是事乎平生無事得謗種種類此某人微望輕素與  
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竊自愧歎而已今華牒已付憲  
司所望結斷後侍御取索公案一觀倘有一言之妄某  
無所逃罪只緣朝廷至近而小人習知風聞之說中懷  
睚眦或借交報怨聚數日之糧挾一紙之書徑造御史  
府事已掉臂而還所謂有司反坐虛妄之罪昏不及焉

倘因此時究見真妄使欺罔之徒中傷善良者稍知懲艾豈某一人獨受大賜

沈相書

竊見馬料大麥為湖西之害頃有轉運使以百姓為念治營田出穀子以代大麥二年間先減半糴及今數年營田已成百姓以為當盡減罷而轉運使方有績添指揮不知其故糴買馬料轉運司年年降本錢比私價亦可得三之一或用乳香或用官鈔或用見錢初付縣丞

縣丞偷盜又付知縣偷盜尤甚遂改通判通判成資之年又卷之而去况營田減半之後數年來穀子之入愈多可罷無疑矣漕司何苦設此一端縱官吏為百姓之害方推督時鞭笞流血重利取債破壞家產不可勝數相公去此一害一方歡然欣戴盛德可以想見矣

二

竊見江陰為軍常州失一縣之助不足道也而江陰一縣之民安能任一軍之責自添知軍職幕官曹掾官兵

十數員又增指使孔目官曹使散從官院虞候等數百人而知軍公使庫則軍中一併也和糴之罷久矣江陰獨不能罷僻在一隅監司未嘗到誅求百端不可毛舉以為補耶去年溫明州私鹽百餘艦往來江中殺掠商賈又各自立黨互相屠戮江水為丹軍城外公然賣鹽一斤五十錢西上晉陵武進境上數十聚落皆食此鹽而石排小河西巡檢兵反販賣菘菜蘿蔔為賣鹽家淹藏之用而官鹽百餘錢一斤終無一金之入軍江陰為

軍可見無補大抵更法立制必權利害輕重利多害少  
行之不疑如罷軍為縣但胥輩不便而百姓有更生之  
賜耳

鴻慶居士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鴻慶居士集卷十三

宋 孫覲 撰

啟

回沈狀元啟

待金馬門之詔首冠殊科論石渠閣之經進膺楹寵天  
子興見晚之歎諸儒艷稽古之榮岩穴爭光縉紳竦慕  
恭惟狀元學士學無不通而深邃于歷文皆已出而自

得之心偶一時困刀筆于吏前不崇朝動聲名于天下  
雖萬人吾往矣豈特掉三寸之舌于九十之中借前箸  
以籌之故能知一日之差在八百年之後奏篇稱善楮  
價驟增舉羣驚北冀之空擊水運南溟之化固大丈夫  
所以自期者當如此豈妄男子出于嘗試而幸得之臚  
唱一傳歡聲四出某服膺滋久快覩宜先竄迹窮閭屢  
勤長者之車轍書名淡墨又陪學士之堵牆殆茲貴名  
暴白之初何翅郵命流傳之速同時流輩自笑檜榆決

起之早晚歲功名行見松柏後凋之操特迂鞭馭馳况  
書滕凜高義以卓然愧勞謙之過矣第深竦歎莫究願  
言

和州謝宰執啟

百謫已盈難逭黜幽之典一麾而去猶分共理之符伏  
念某早出寒鄉首陪諸彥天資椎鈍豈有能為官牒推  
移遂至于此俄值纂承之慶丕昭竊俊之公十亂興周  
一夔輔舜逢辰千載敢忘魏公子之心多罪百罹妄有

齊虞人之志立仗之鳴奚補集枯之計甚踈披手覆羹  
信是五窮之阨下機投杼豈無三至之信遽開使過之  
科更索長民之寄松楸在望雞犬相聞倘因坐嘯之餘  
獲遂息肩之所寧復爭先岐路志千里于伏櫪之間所願  
少假須臾巢一枝于深林之上茲蓋伏遇某官應時作  
則道體為公天下之勢猶持衡本無私于輕重至人之  
心如用鑑亦何有于將迎致茲罪戾之餘尚玷使令之  
末平生所願投老獲從自愧無竒遂占陽城催科之考

庶幾未死及見鄭公仁義之行

回謝交代啟

東海之洋十年望歎景星之覩一日爭先甚虞製錦之  
多傷猶幸伐柯之未遠恭惟交代某官忠純許國愷悌宜  
民驥足已超許迨叅于十駕豹章甚蔚尚窺見于一斑  
眷言淮海之邦久屈雲霄之步盍歸帝所用副師言奔  
逸絕塵莫繼大賢之躅優游卒歲敢忘後事之師

回通判啟

請上方之劍豈堪老病之餘分竹使之符遂玷承宣之  
寄不有指縱之自敢圖卧理之安恭惟某官循良千里  
之師磊落萬人之傑伐柯取則幸同聲氣之求傾蓋相  
從盡索形骸之外庶無大過以迄終更

回教授啟

補劓息黥但切歸田之意投閒置散尚何守土之謀猥  
先借譽于書詞尚記承顏于疇昔三毛殊勝識小異于  
千人一顰可知會屬饜于五鼎恭惟某官高情拔俗妙

語噓枯渾然深厚爾雅之文信矣直諒多聞之友方求  
瞑眩以補過愆倘使灌夫獲萬金之良藥更令安世誦  
三箴之亡書喜愧交懷占言難盡

回監稅范學士啟

分符出守奉詔趣行方循牆罄聞命之恭而移文有勒  
回之意深切仰高之素未降既見之心恭惟某官傑出  
萬夫名超四海特立挺歲寒之操先遊之左右之容舉  
朝斷斷今無有矣抱關碌碌未免何哉盍先召節之行

入奉受釐之對譙光下燭屈高論于借秦興盡欲還將  
退飛而過宋良深感戀莫究頌言

謝監司啟

一麾出守猥分千里之憂十國為連更托二天之庇踈  
頑何幸欣悚交懷恭惟某官望冠時髦心存帝室奏刀  
肯綮恢然遊刃之餘受命歲寒挺若後凋之操眷此賢  
勞之久盍先召節之行聖主興嗟何相見之晚也聾丞  
相老未嘗過而問焉

回無為知軍張徽猷啟

省戶同升早接俊遊之末山城盡諾又聞謠頌之餘方  
恢遊刃于研刀遂許借明于隣燭恭惟某官五公世胄  
萬石家傳滄海之遺珠靈光獨耀故國之喬木風烈尚  
存願欲命千里之駕而未能遽先馳一介之書而見寵  
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唇齒相依自作全虞之計

謝淮西鈐轄陳御啟

明制閔煩便蕃均佚三刀夢協方欣千騎之臨一節風

馳已見百城之聳先聲所暨比屋交歡恭惟某官弘毅  
裕于大方忱恂懋于衆行五朝齊美獨高國士之風萬  
石家傳具載世臣之列暫擬周行之峻采蘇淮右之民  
今袴昔襦左餐右粥類非俗吏之所為也首膺兵理之  
求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又佇來思之望某栖遲末路投  
畀小邦仰戴二天之仁辱先一日之雅楚令尹之仕敢  
懷喜愠之心勝大夫之才自笑功名之域深深感戀莫  
究名言

回舒守王郎中啟

黃堂坐嘯潤露九里之餘記室占詞妙絕五雲之體謙  
冲俯速榮愧交懷恭惟某官識洞陽秋名高月旦刃發  
研而迎解雖技經肯綮之未嘗車醉墜而獨全蓋生死  
驚懼之不久厭粉闥之直來班阜蓋之香坐芟舍于  
堂陰借餘光于隣燭伐柯未遠居慚非和郢之音擊柝  
相聞寧復有奔秦之盜其為幸會莫究名言

平江謝宰執啟

抗章避寵驥登延閣之華賜札疏榮誤玷名城之寄望  
尺五之天而遠矣紆丈二之組而去焉竊以天下之名  
實不可亂真而流俗之愛憎寧能害正時惟真主盡繫  
羣雄大狀閱濶之功一洗尋常之陋溺冠倨見安用腐  
儒築壇先登故得大將用能排六國于借箸之日亦復  
定三秦于傳檄之中某骯髒餘生漂流棄物方上聖宵  
旰有為之日正衆賢馳騫不足之時俯記疲駕上勤鞭  
策必欲係單于之頸豈容賈傅之空言尚當安會稽之

栖宜用陶公之大計審難自効竊幸退藏方虞逋慢之  
誅已備藩維之托恭惟某官得君子三顧拔士于一言  
禹行舜趨獨見質非之陋柴愚參魯盡歸器使之宜深  
軫民勞遂承人乏惟姑蘇之故壤實吳會之奧區軍政  
懷于百年熙治之餘民力困于一夫貪恠之後浙刀頭  
之米莫喻其危瞻屋上之烏庶幾自免

回交代趙大監啟

埽君相之舍早貪附驥之榮分刺史之符俯愧續貂之

請恭惟交代某官赫奕五公之曹循良千里之師解十  
二牛為遊刃有餘取三百困而食功無愧亟奉璽書之  
寵進陪夜席之前猥以孤蹤遂維前躅韓荊州一面已  
大慰于夙心楚令尹告新當率由于舊贊

回通判韋朝敬啟

奉詔趣還正衰晚卧疴之日抗章避寵疏便藩均佚之  
恩恭惟某官明習憲章通達國體千里之驥足尚淹伏  
樞九霄之鵬翮行遂培風不圖起廢之蹤居有借明之

助多多益辦方觀遊刃之餘碌碌無奇豈恨伐柯之遠  
與寄居侍從啟

招虞人之旌敢有不回之節懷會稽之組猶分共理之  
符恭惟某官直諒而多聞弘毅而任重智出萬夫之傑  
解十二牛而遊刃有餘文推四海之中草三千牘而奉  
篇稱善佇膺詔獎歸覲清光某以流離衰貧之餘荷推  
挽矜憐之意懇甘棠而思召伯深愧前修避正堂以舍  
蓋公庶聞治道

與范運使啟

視草西垣恩榮避席分符南服詔許偷安恭惟某官心  
平而行高才全而德巨言語妙天下知白雪而欲無道  
義輕王侯視浮雲之何有方傳聲于十國已托庇于二  
天豺虎未除稍貸狐狸之問山林不採庶全藜藿之生  
欣竦交懷占言難盡

與隣郡太守啟

視草西垣屢抗投閒之請分符南服更叨共理之求一

燈分隣壁之光九里借洪河之潤時惟幸會良激惟悰  
恭惟某官文章邦國之華器業岩廊之具公車幕召發  
妙契于一言帝席夜前望榮光于三接屬干戈之倣擾  
軫霄旰之焦勞眷求慈惠之師增重藩維之托顧惟未  
路獲附餘輝唇齒相視以為安藜藿何憂乎見采望而  
見者屹如制水之防求則得之毋害乞醢之直

賀陳漕啟

一札流聞大慰雲霓之望十城驚竦佇瞻繡斧之光恭

惟某官夙擅冀北千里之稱時推斗南萬人之傑培風  
背于九霄之路折秋毫于百戰之場攬轡車中鷹隼殆  
將繫矣埋輪道上狐狸何足算焉某老病守藩踈慵負  
國謾索太倉之粟無補縣官空餘涸轍之魚以俟君子  
俯深欣頌莫究名言

上宰相辭臨安啟

負罪投閒蒙恩起發惟錢塘之巨鎮實行殿之陪京累  
聖涵濡比屋盡千金之子羣兇稱亂頻年為百戰之場

雞犬不鳴人牛俱喪污萊蕪沒疾病呻吟宜得循良慈  
惠之師上體惻怛哀矜之意伏念某崎嶇兵亂屏竄洲  
居獨立于風波不測之淵恐不脫于鮫鱓垂涎之口一  
聞洶洶便有性命之憂豈復營營更思富貴之樂敢圖  
恩紀孤蹤擢真從班叨塵督府雖無收並蓄不廢牛溲  
馬勃之求而驅去復還幾類狗苟蠅營之態實難黽勉  
上副使令傾倒闕忱亟上叩閣之請恢崇大惠佇聞造  
膝之陳苟未填溝壑之間猶能効犬馬之報

上秦參政啟

伏審參政正直質諸鬼神忠信行于蠻貊盡室航海傳  
遠中州四海傳聞感涕交下漢蘇武節旄盡落止得屬  
國唐杜甫麻鞋入見乃受拾遺未有如公獨狀忠義于  
強敵剗質之中盡得遠情于二江敗衄之後膺受帝賚  
恢復中興登進廟堂參秉大政某以門牆舊物未獲申  
賀厦之私而蒲柳殘年方亟上籲天之請敢圖恩紀曲  
賜優容此生得全櫟枿之形則他日敢忘蛇雀之報

回宰執啟

灑掃真祠方適島居之願藩宣大屏遂分旰食之憂念  
非擇事之時莫致籲天之乞某疎庸少與狂狷妄行逢  
時不祥違已交疾所願全生碌碌以効甯武子不可及  
之愚無何妄作紛紛幾致盆成括小有才之患自嬰嚴  
譴已分歸耕偶未遠于迷途遂復還于故我不圖流落  
尚軫記鄰寵以隆名付之方面一時盜賊之徒猶在何  
以折衝四方冠蓋之路所從敢言卧護退循涯分深積

競惶此伏遇某官觀過知仁求人用舊以權衡之平可信故毫髮之善不遺顧此衰殘尚叨器使惟是會稽六師之次近在錢塘一水之間衆口難調十手所指兵火之威未解殆非飭傳厨以稱使客之時犬馬之力已疲但有賜骸骨而歸卒伍之意終期大造曲遂私誠

與交代李待制啟

卧漳濱之疾久待盡于窮閣復鴈門之跼遽䟽榮于巨屏不圖晚節獲並英遊恭惟交代某官儒學甘泉之從

臣悃悞東京之循吏才高難用已憂大瓠之不容去後  
見思尚愛甘棠而勿翦挺一德始終之操見三朝進退  
之間猥以庸虛遂相先後故將軍起廢豈有能為舊令  
尹告新庶無大悔

回謝通判啟

衰晚卧疴久逃空谷誤恩起廢尚軫遺簪伏遇某官敦  
故舊伐木之仁重久要投膠之契布帛之溫言曲借桑  
榆之暮景增光袖手旁觀將見汗顏之斲伐柯取則庶

收坐嘯之功

與運使曾顯謨啟

屏竄一隅幸孤生之永棄蕃宣大屏豈衰病之能堪伏  
遇某官推心不愧于古人為義獨高于流俗交情可見  
屢動長者車轍之臨宿惠不忘自有故人緋袍之意不  
圖晚節獲附餘光喜溢情慳望踰意表念漂零之久方  
興遶樹三匝之悲拊疲瘵之餘更賴中流一壺之賜

與宣撫使開府啟

注安危之意有嚴制間之雄布寬大之條猥預殿邦之  
重登龍已久附驥滋榮恭惟某官片言折千里之衝尺  
筭制四夷之命師行席上敵在目借箸坐籌笑腐儒  
之敗事投戈下拜識吾父而自歸以一身進退之間為  
天下安危之繫不圖晚節獲預榮觀草木盡知其名益  
峻巖瞻之望藜藿為之不采庶全樗散之生

與湖州守葛待制啟

修香火之因久退安于散地奉璽書之寵遽叨復于邇

聯滿然衰盡之餘沛若恩威之重恭惟某官雄姿英發  
妙智光明覽千仞而獨翔把一麾而坐嘯九萬里培風  
之背豈有遺蹤十二車照乘之光殆無偏矚不圖晚遇  
獲邇隣封終日效顰空慕捧心之美一時醞酒會收徒  
突之功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謝劉漕龍圖啟

伏審光奉帝綸肅將使指諫大夫伏蒲殿上方疏三接  
之榮部刺史埋輪道中又見十連之聳恭惟某官才高

難用道大不容撞于石之鐘而噓于寸莛駕萬斛之舟  
而膠于尺水始矢謨于問陳旋賦命于乘軺龍馬負圖  
聯內閣邃巖之直木牛輓粟皆太倉紅腐之餘方覽勤  
于中宸行亟躋于近列益隆雅望允副師言某偶叨奉  
于藩條竚仰瞻于金節尺書起廢固已賢十部之臨衰  
晚卧疴乃獨有二天之庇

謝徐漕啟

奉祠真館方竊便安出殿大邦誤分憂寄顧夷傷之未

起匪衰病之能堪恭惟某官望重本朝才高當世舉行  
殿六師之次蒙左餐右粥之恩制一時萬貨之權極南  
山東漸之境好膺詔獎入覲清光某以非才叨塵巨庇  
欲通書而未果豈流問之敢先感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平江守胡舍人除待制啟

伏審詔發中宸寵褒舊德持甘泉從臣之橐首著籍于  
西清佩會稽太守之章尚偃藩于南服朝廷增重黨友  
交欣恭惟某官雄深雅健而語有令音博大高明而器

亡近用夙抱著龜之智蚤依日月之光咸陽奉錢獨贏  
于相國滹沱豆粥先饋于公孫殆茲大人利見之辰是  
謂君子光亨之始金貂七葉教名已接于千齡門戶八  
蕭富貴可量于異日敢意謙冲之過遽形流問之光開  
風固已激衰懦之餘臨書莫能叙感藏之意

賀宰相啟

伏審詔發中宸寵還上宰兩兩比泰符之象巖巖具維  
石之瞻八垓之遠遊未還上方勤于北固四國之流言

既息人皆竚于東歸麻制甫傳中外交慶恭惟某官氣  
塞天地而無害謀質鬼神而不疑踐歷三朝始終一操  
戡劉大懟煥龍飛夾日之光酌斟化鈞極鍊石補天之  
巧爰出天將齋壇之節遂戲左相鼎席之尊注想深柱  
石之憂來蘇篚雲霓之望詔音數下使駟交馳趣鋒車  
而造朝揚大庭而作命皇天悔禍啟周成王定鼎而卜  
年遠人革心見郭令公投戈而下拜千八百諸侯之國  
盡歸于帝籍二十四中書之考獨冠于臣宗駿惠前模

肇新邦命中興可待輿論所期某技盡五窮咎深百謫  
所宜竄迹于蟲蛇之侶尚容接武于鴛鴦之聯久蹭蹬  
于戎城遂崎嶇于兵亂雖談世事見王尊何憂而數蹈  
危機惟召平獨弔仰止大鈞之播俯加墜履之矜走慈  
母于下機孰不疑于衆訾援匹夫于擠壑終有賴于至  
公

回宋發運啟

嘗膽訟愆方受一屢之托循牆避寵莫申三命之恭襍

被造官登車問俗十萬家已墮無何之境二千石猶分  
共理之符伏惟某官盛德矜愚至誠樂善軫門牆之舊  
物尚追記于昔年悼江海之遺踪久漂流于異路墜尺  
書而借寵起衰貧以增華戴二天之仁恃矜容之有素  
妙五雲之體但藏去以為榮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鴻慶居士集卷十三